

欽定明史

卷二百  
十二之  
十四

明史卷二百十二

列傳第一百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俞大猷

盧鏗  
湯克寬

戚繼光

弟繼美  
朱先

劉顯

郭成

李

錫

黃應甲  
尹鳳

張元勳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貧

屢空意嘗豁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軍民囂訟難治大猷導以禮讓訟爲衰止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尙書毛伯溫征安南復上書陳方畧請從軍伯溫奇之會兵罷不果用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大猷詣巡按御史自薦御史上其名兵部會伯溫爲尙書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大猷屢折鵬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大猷辭歸伯溫用爲汀漳守備蒞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

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  
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興恩平峒賊譚元清等屢叛總  
督歐陽必進以屬大猷乃令良民自爲守而親率數人  
徧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有蘇青蛇者  
力格猛虎大猷給斬之賊益驚乃詣何老猫峒令歸民  
侵田而招降渠魁數輩二邑以寧二十八年朱統巡視  
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進奏留之先是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漢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  
婿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讐殺正中敗挈  
百餘人來歸子儀收殘卒遁海東至是妄言宏漢死迎

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  
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  
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  
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禽子儀弟子  
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灑殺子儀函  
首來獻事平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賚銀五十兩而已是  
年瓊州五指山黎那燕構感恩昌化諸黎共反必進復  
檄大猷討而朝議設參將於崖州卽以大猷任之乃會  
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  
三千七百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

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必進納  
其言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三十一  
年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寧台諸郡參將會賊破寧  
波昌國衛大猷擊却之復攻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  
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竟坐失  
事停俸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予俸如故越二  
年賊據寧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  
舉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俄敗賊吳淞所詔除前  
罪仍賚銀幣賊自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旋代湯  
克寬爲蘇松副總兵所將卒不三百人徵諸道兵未集

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萬總督張經趣之戰大猷固不可及永順保靖兵稍至乃從經大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胡宗憲所攘不敘坐金山失律謫充爲事官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突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賊復分爲二北掠澣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賊乃退泊三板沙頃之他倭犯吳江大猷及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三板沙賊

掠民舟將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金涇許浦白  
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  
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江陰蔡港倭亦去官  
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值颶風作賊舟多覆柘林倭  
亦爲官兵所擊沉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已復泛舟出  
海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  
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  
軍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  
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巡撫曹  
邦輔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



贖時周浦賊圍急乘夜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賊焚巢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鶴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大猷偕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詔還世廕賊自黃浦遁出海大猷追敗之其年冬以與平徐海功加都督僉事海旣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是時土兵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

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賊死戰殺士官一人諸軍益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復殪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宗憲方圖汪直用盧鏜言將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及直誘入下吏其黨毛海峯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時小勝然苦仰攻將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憲甚急宗憲謾爲大言以對廷臣競詆宗憲并劾大猷乃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內平賊大猷等懼攻益力賊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橫擊之沈其一舟餘

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大猷先後殺倭四五千賊幾平而官軍圍賊已一年宗憲亦利其去陰縱之不督諸將邀擊比爲御史李瑚所劾則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逮繫詔獄再奪世廕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已資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撫李文進習其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文進將襲板升謀之大猷果大獲詔還世廕寇掠廣武大猷拒却之先論平汪直功許除罪錄用及是鎮守有警川湖總督黃光昇薦大猷卽用爲鎮

竦參將廣東饒平賊張璉數攻陷城邑積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詔移大猷南贛合閩廣兵討之時宗憲兼制江西知璉遠出檄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搗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遂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林朝曦者獨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亦爲徐甫宰所滅大猷尋

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共破海倭詳繼光傳繼光先登受上賞大猷但賚銀幣四十二年十月徙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而諸峒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爲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無何大猷果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効大猷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

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平未幾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平平遁保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平鳳凰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閩廣巡

按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奪職平卒爲克寬所追擊遠遁以免不敢入犯矣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總督吳桂芳留大猷討之徵兵十萬分五哨進大猷使間攜賊黨而親搗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乃還大猷職以爲廣西總兵官故事以勲臣總兩廣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給事中歐陽一敬議兩廣各置大帥罷勲臣乃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以大猷代予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廣東兩廣並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伍端死其黨王世橋復叛劫執同知郭文通大猷連敗之其部下執以獻進署都督同知海賊

曾一本者吳平黨也既降復叛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  
備李茂才中礮死詔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隆慶二年  
一本犯廣州尋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錫軍擒滅之錄  
功進右都督廣西古田獐黃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嘗  
再劫會城庫殺參將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  
屬大猷討之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賊保潮水巢極巔  
攻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  
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  
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朝猛  
銀豹百年積寇盡除進世蔭爲指揮僉事大猷爲將廉



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  
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起南京右府僉書未任  
以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秋海寇突閩峽  
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起後府僉書領車營  
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諡武襄大猷負奇節以古  
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  
彌篤所在有大勲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祠祀譚綸嘗與  
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  
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  
劉謂劉顯也子咨臯福建總兵官盧鏜汝寧衛人嘉靖

時由世廕歷福建都指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統所任統自殺鏜亦論死尋赦免以故官備倭福建遷都指揮擊賊嘉興敗責戴罪尋擢參將分守浙東濱海諸郡與副將大猷大破賊王江涇旋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賊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鏜會勦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別賊掠諸縣指揮閔溶等敗死鏜奪職戴罪旋以薦擢協守江浙副總兵賊陷仙居趨台州鏜破之彭溪乃與胡宗憲共謀滅徐海宗憲招汪直鏜亦說日本使善妙令禽直直與日本

貳卒伏誅倭犯江北鏜馳援破之又敗北洋倭二十餘艘賊斂舟三沙復流劫江北巡撫李遂劾鏜縱賊鏜已擢都督僉事爲江南浙江總兵官奪職視事以通政唐順之薦復職如初尋以誅汪直功進都督同知倭復犯浙東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總督宗憲以蕩平間鏜復增俸資金鏜擢用由宗憲宗憲敗給事中邱橐劾鏜八罪逮治免歸鏜有將畧倭難初與諸將悉望風潰敗獨鏜與湯克寬敢戰名亞俞戚云克寬邳州衛人父慶嘉靖中江防總兵官克寬承世廕歷官都指揮僉事充浙江參將倭犯温州克寬擊敗之別賊寇嘉興屬

邑克寬至海鹽被圍偕參政潘恩等拒守賊不能克乃  
焚掠而去無何陷乍浦城轉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  
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時濱海多被倭患  
而將士無紀律賊至輒奔議設大將統制江淮乃命克  
寬爲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倭三百人泊崇  
明南沙克寬偕僉事任環攻之敗績賊移舟寶山克寬  
追敗之南家菑賊乃轉寇嘉定上海間被劾奪官從軍  
倭二千餘分掠蘇松克寬逆戰採淘港斬首八百餘級  
都御史王忬薦爲浙西參將遇賊嘉湖復失利詔以白  
衣辦賊總督張經議搗賊柘林令克寬將廣西土兵屯

乍浦與副將大猷等相犄角大戰王江涇斬級二千會  
趙文華劾經惑克寬言縱倭飽颺遂併逮問論死久之  
赦免廣東用兵命赴軍前自効從大猷大破倭海豐還  
世廕俄以爲惠潮參將復從大猷破吳平平未幾復振  
克寬已擢狼山副總兵命留討賊俄敗之陽江烏豬洋  
平窘奔安南都御史吳桂芳檄安南協討遣克寬以舟  
師會夾擊平萬橋山下焚其舟禽斬四百人平遠竄乃  
進克寬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會一本突海豐惠  
來間克寬倡議撫之令居潮陽下滄地未幾激民變一  
本亦反詔逮克寬訊治尋赦免赴薊鎮立功萬曆四年

炒蠻入掠古北口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副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

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慄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

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  
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  
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  
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  
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  
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  
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會長營與化東南互爲聲援  
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  
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  
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



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  
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  
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  
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  
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齋書城中衣刺天兵  
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  
時器叅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  
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  
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  
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

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  
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  
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  
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  
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明年  
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  
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  
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  
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  
福寧繼光督叅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馘

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

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叅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

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蕪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

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  
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  
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  
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  
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  
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  
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  
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  
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  
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  
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  
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  
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  
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  
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  
壯二千里聲勢联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  
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  
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過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  
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笕寇奔則

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  
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  
容遂爲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  
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  
門憂而朶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  
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  
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  
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  
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  
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禿令入寇繼光逐得之



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士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

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  
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廢賚  
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  
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  
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躡內地總  
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  
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  
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  
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徒

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臯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有朱先者嘉興人當繼光時爲薊鎮南兵營叅將遷副總兵後數爲廣東福建總兵官初起家武舉募海濱鹽徒爲一軍自胡宗憲爲御史至總督皆倚任先大

小數十戰皆先登殺倭甚衆以功授都司宗憲被逮先  
解官護行宗憲釋還先乃歸御史按福建巡撫王詢侵  
軍費檄先証之先日先王公部將也不敢誣府主御史  
怒坐先萬金論死繫獄閱八年始白萬曆初用薦起園  
山把總歷登闡帥以年老謝事歸復起辭不赴先爲將  
有胆智砥節首公其處宗憲詢二事時論以爲有國士  
風

劉顯南昌人生而膂力絕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之叢  
祠欲自經神護之不死間行入蜀爲童子師已冒籍爲  
武生嘉靖三十四年宜賓苗亂巡撫張臬討之顯從軍

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禽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  
顯由是知名官副千戶輸貲爲指揮僉事南京振武營  
初設用兵部尚書張鏊薦召令訓練擢署都指揮僉事  
僉書浙江都司遷叅將分守蘇松倭犯江北逼泗州鏊  
檄顯防浦口顯測賊將遁追擊至安東方暑披單衣率  
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  
其鏃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去賊出所俘女子盡  
將士顯悉送有司明日伺賊出潛燬其舟賊敗走舟舟  
已焚死者無算顯進秩三等尋遷副總兵協守江浙三  
沙倭復劫江北被圍於劉家莊顯以銳卒數千至巡撫

李遂令盡護江北軍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而遂謂賊由三沙來實盧鏗及顯罪顯坐停俸已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請久任帝可之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兵益驕給事中魏元吉薦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顯挈蜀卒五百人往一軍帖然閩賊流入江西大掠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顯赴勦擊敗之陽湖賊乃遁四十一年五月廣東賊大起詔顯充總兵官鎮守會福建倭患棘顯赴援與叅將戚繼光連破賊賊畧盡而新倭大至攻陷興化城顯以兵少逼

城未敢戰被劾戴罪賊以間攻據平海衛他倭劫福清謀與平海倭合顯及俞大猷合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欲遁爲把總許朝光所邀敗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顯與大猷共助擊之遂復興化錄功進先所廢世職二秩江北倭未平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顯任之顯行部通州以敕書許節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劾奏鑄其秩已移鎮浙江顯有將畧居官不守法度巡按御史劾之革任候勘用巡撫劉畿薦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隆慶改元以軍政拾遺被劾貶秩視事用巡撫谷中虛薦還故官移鎮貴

州廣西猥賊者念父子僭稱王攻剽安順巡撫阮文中檄顯勦俘斬五百餘人四川巡撫曾省吾議征都掌蠻令顯移鎮其地復被劾罷省吾奏留之都掌蠻者居敘州戎縣介高琪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間古瀘賊也成化初爲亂程信討平之正德中普法惡復爲亂馬昊討平之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峯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省吾議討之屬顯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萬曆改元三月



畢集敘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  
黨阿墨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擊斬阿墨拔其  
寨阿大自守雞冠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盡壁九絲  
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二  
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豬禽  
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  
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  
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  
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顛羣蠻畢  
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

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錄功進顯都督同知已而勦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都掌蠻既滅顯引疾求去而以有司阻撓爲言詔聽顯節制顯益行其志擊西川番沒舌丟骨人荒諸砦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建昌隗廈洗馬諸番咸獻首惡西陲以寧九年冬卒官子縱自有傳郭成四川敘南衛人由世職歷官蘇松叅將進副總兵倭犯通州爲守將李錫所敗轉掠崇明三沙成擊沈其舟斬首百三十餘級隆慶元年冬擢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渡海追曾一本大獲進署都督同知叛將周雲翔等殺叅將耿宗元自入賊中屯平山大安

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繫雲翔潮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剽劫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四川都掌蠻爲亂詔成移鎮尋被劾罷歸萬曆改元命劉顯大征詔成充爲事官爲之副先登九絲山生繫阿大初成父爲蠻殺乃以所斬首級及生禽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鄉人壯之尋僉書南京後府出爲貴州總兵官鎮守銅仁成有膽智每苗出掠潛遣壯士入其砦斬馘而出嘗挺身入林箐察賊苗一日數驚曰郭將

軍至矣相戒莫敢犯復被劾罷歸起四川總兵官永寧  
宣撫奢效忠卒其妻奢世統無子妾奢世續子崇周幼  
前總兵劉顯因命世續署宣撫印世統怒攻奪其落紅  
寨世續奔永寧成遣義兒郭天心偕指揮禹嘉續按問  
天心遂據世續永寧私第罄取其資而成亦入落紅盡  
掠奢氏九世之積效忠弟沙卜遂拒殺裨將三人執天  
心等撫按交章劾成下吏遣戍雲南會有松茂之役薦  
從軍成乃將七千人直抵黃沙屢破賊與總兵官李應  
祥盡平河東西諸巢以功授叅將復偕應祥大破賦乃  
諸賊增世職二級賦乃黨楊九乍復出爲亂成討平之

火落赤擾西寧四川巡撫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軍  
松林游擊萬整軍漳臘寇不敢逼西陲獲安楊應龍叛  
成進討無功戴罪辦理尋卒於官

李錫歙人世新安衛千戶倭警數有功爲通州守備屢  
擢揚州叅將江北副總兵隆慶元年冬以署都督僉事  
爲福建總兵官海寇曾一本橫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  
廣西總督劉燾令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錫出海禦之  
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會廣  
東總兵官郭成率叅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菜蕪澳分三  
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禽一

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寇惟一本最強錫大猷成共平之而錫功最鉅其後一本餘黨梁本豪復亂爲黃應甲所禽然視錫時力較易錫論功加署都督同知倭入寇擊却之六年春以征蠻將軍代大猷鎮廣西平樂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驛道也南北亘五百里兩岸崇山深箐賊巢盤互自嘉靖間張岳破平後至是復猖獗嘗執知州邀重賄道路梗塞城門晝閉大猷議討之會罷官去巡撫郭應聘與錫計徵兵六萬令叅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監之錫居中節制破賊巢

數十斬馘五千有奇獐酋楊錢甫等悉授首錄功進世職二等柳州懷遠獐獍狔狔居之獐尤獷悍侵據縣治久吏民率寓郡城隆慶時大征古田諸獐懼而聽命知縣馬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諸獐殺希武及經歷等五人復反巡撫應聘與總督殷正茂議征之萬曆元年正月錫進次長安鎮會連雨雪乃退師益徵浙東烏銃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令叅將鳳翔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叅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並進監以副使沈子木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時賊屯板江大洲累石樹柵潛以舟來襲錫伏舟敗之

水陸並進會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追擊連破數巢  
賊據楓木大山前阻隄澗鼓譟出諸軍奮擊而別以奇  
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將  
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  
亘數里崖壁峭絕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  
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  
火賊盡殲先後破巢一百四十獻馘三千五百有奇俘  
獲撫降者無算永福永寧柳城并以賊告洛容種又殺  
典史錫令王端討永寧柳照討柳城叅將門崇文討永  
福亦孔昭討洛容己帥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甫二



旬四道並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浪金等俱伏誅錫以功進秩二等巡按御史唐諫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帝可之尋從凌雲翼大破羅旁賊授世廕百戶六年卒官黃應甲者不知何許人隆慶中以潯梧左叅將從俞大猷討平韋銀豹進秩二等萬曆五年屢遷浙江總兵官改鎮廣東龍川鮑時秀者妻杜氏有妖術乃據義都縱嶺立二十四方大總自號無敵峒王既降復反應甲討平之蠶戶蘇觀陞周才雄招亡命數千人縱掠雷廉間殺斷州千戶田治應甲率五軍並進生禽觀陞才雄

斬首四百餘級其黨縛酋長陳泉以降未幾梁本豪亂  
本豪故曾一本黨亦蜚戶也一本誅竄海中習水戰遠  
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掠通判以去十年六月  
總督陳瑞與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  
虎門備蜚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蜚舟  
二十生禽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  
沙灣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犄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  
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帝爲告  
郊廟大行敘賚應甲等進秩有差他倭寇瓊崖應甲斬  
首二百餘奪其舟再賜金旋入僉左軍府罷歸卒尹鳳

字德輝南京人錫總兵福建時步將也世府軍後衛指揮同知鳳早孤讀書嫻騎射嘉靖中舉武科鄉會試皆第一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福建徙僉浙江都司進福建叅將倭陷福清南安連踪出海鳳遂擊沈其七舟追至外洋連戰滸嶼東洛七礁禽斬二百人擊倭梅花洋走之追至橫山禽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內地賴以稍寧改掌浙江都司謝病歸隆慶初以故官涖福建從錫平曾一本萬曆初累官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巡捕未幾謝事歸

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職爲海門衛新河所

百戶沈毅有謀值倭警隸戚繼光麾下有功進千戶從破橫嶼諸賊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叅將從李錫破曾一本進副總兵五年春擢署都督僉事代郭成爲總兵官鎮守廣東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尚欽韶州英德賊張廷光劫掠郡縣莫能制明年元勲進勦斬馘六百有奇亞六等授首餘黨悉平肇慶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鶯等與鄰邑苔村三巢賊羅紹清林翠蘭譚權伯藤峒九逕十寨賊黃飛鶯邱勝富黃高暉諸可行黃朝富等相煽爲亂故事兩粵惟大征得敘功勳不敘故諸將不

樂鵬勦總督殷正茂與元勲計令鵬勦得論功諸軍爭奮正茂又密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端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不備斬翠蘭等生禽紹清權伯以獻其諸路鵬勦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還被掠子女千三百餘人生得金鶯惟高暉等亡去元勲逐北至勝峒又生獲勝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將鄧子龍等亦獲高暉飛鶯三巢十寨十三村諸賊盡平餘悉就撫惠潮地相接山險木深賊首藍一清賴元爵與其黨馬祖昌黃民太曾廷鳳黃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望葉景清曾仕龍等各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止茂議大征會

金鶯等已滅諸賊頗懼廷鳳萬璋並遣子入學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叅將李誠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軍遍搜深箐邃谷間而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烏禽嶂仕龍阻高山元勳佯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帝爲宣捷告郊廟進元勳署都督同知世廕百戶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

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  
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  
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  
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  
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一百餘級時  
萬曆二年三月也捷聞進世廕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  
巢亦降尋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惠潮遂無賊其  
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八百餘  
級進秩爲真五年從總督凌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萬  
六千餘級進都督改廕錦衣尋以疾致仕卒於家元勳

起小校大小百十戰威名震嶺南與廣西李錫並稱良將

贊曰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六猷爲稱首而數奇屢躓以內外諸臣攘斂而掩遏其功者衆也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厥後張鼎思張希臯等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劉顯平蠻引疾而以有司阻撓爲辭有以夫李錫張元勳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賞武功所由不競也

明史卷二百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軍器事加級張廷玉奉

敕修

徐階弟 陟 子璠等 高拱 郭朴

張居正 曾孫同敬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墮咎井出三日而蘇五歲從父道括蒼墮高嶺衣掛於樹不死人咸異之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丁父憂服除補故官階爲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穎敏有權畧而陰重不泄讀書爲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遊有聲士

大夫間帝用張孚敬議欲去孔子王號易像爲木主籩豆禮樂皆有所損抑下儒臣議階獨持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抗辯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連攝郡事出繫囚三百毀淫祠勸鄉社學捕劇盜百二十人遷黃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俱視學政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憂歸服除擢國子祭酒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鑄門所接見庶官不數語階折節下之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

願爲用尚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所引  
用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總皆長者用卒聞淵代自  
處前輩取立斷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學士  
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進禮部尚書帝察階勤又所撰  
青詞獨稱旨召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賜飛  
魚服及上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廷推吏部尚書不聽不  
欲階去左右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之皆不  
報後當冠婚復請先裕王後景王帝不懌尋以推恩加  
太子太保俺答犯京階請釋周尚文及戴綸歐陽安等  
自效報可已請帝還大內召羣臣計兵事從之中官陷

寇歸以俺答求貢書進帝以示嚴嵩及階召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譯者給緩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嵩階因請帝出視朝寇尋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嵩怙寵弄權猜害同列旣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嘗薦階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宗入廟非公議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女后

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亦以爲然疏上帝大怒階惶恐謝罪不能守前議帝又使階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不欲行乃以議耐廟解得緩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摘思忠元旦賀表誤廷杖之百斤爲民以怵階嵩因謂階可間也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與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帝怒漸解未幾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密疏發咸寧侯仇鸞罪狀嵩以階與鸞嘗同

直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旣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禴帝始格於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勲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改兼吏部尚書賜宴禮部壘書褒諭有加帝雖重階稍示形迹嘗以五色芝授嵩使鍊藥謂階政本所關不以相及階皇恐請乃得之帝亦漸委任階亞於嵩楊繼盛論嵩罪以二王爲徵下錦

衣獄嵩屬陸炳究主使者階戒炳曰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懼乃寢倭躡東南帝數以問階階力主發兵階又念邊卒苦饑請收畿內麥數十萬石自居庸輸宣府紫荆輸大同帝悅密傳諭行之楊繼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階趙景王宗茂劾嵩階又議薄其罰及是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皆下獄傳策階里人時來翀階門生也嵩遂疏辨顯謂階主使帝不聽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尋加太子太師帝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盜甚欲



有所營建以問嵩嵩請還大內帝不憚問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責尚書雷禮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如階議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卽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曰屈嵩子世蕃貪橫淫縱狀亦漸聞階乃令御史鄒應龍劾之帝勒嵩致仕擢應龍通政司叅議階遂代嵩爲首輔已而帝念嵩供奉勞憐之又以嵩去忽忽不樂乃降諭欲退而修真且傳嗣復責階等奈何以官與邪物謂應龍也階言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應龍之轉乃二部奉

旨行之帝乃已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領之階以張孚敬及嵩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撻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卽不實小者置之太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言路益發舒寇由牆子嶺入直趨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又請重東權俾統諸道兵寇從通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始帝怒博不早聞與總督楊選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發階言博雖以祠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誅選不罪博進階建

極殿大學士袁煒以疾歸道卒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而待階益隆以一品十五載考恩禮特厚復賜玉帶繡蟒珍藥帝手書問階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踰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採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葉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獄誅竄閣臣復竊顏色爲威福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爲名相嚴訥請告歸命郭朴高拱入閣與春芳同輔政事仍決於階階數請立太子不報己而景王之藩

病薨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  
帝欲建雩壇及興都宮殿階力止之鄢懋卿驟增鹽課  
四十萬金階風御史請復故額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  
金丹階力陳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伏法帝服餌病躁戶  
部主事海瑞極陳帝失帝恚甚欲卽殺之階力救得繫  
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爭乃止未幾帝崩階草遺詔  
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  
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  
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云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  
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階

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時給事中胡應嘉嘗劾拱拱疑階嫉之隆慶元年應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謂拱修舊卻脅階斥應嘉階復請薄應嘉罰言者又劾拱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拱益不悅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辯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譽階拱遂引疾歸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給事御史多起廢籍恃階而強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處之同列欲擬譴階曰上欲譴我曹當力爭乃可導之譴乎請傳諭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

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帝爲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羣小璫毆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階所持譁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賜馳驛以春芳請給夫廩璽書褒

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舉朝  
皆疏留報聞而已王廷後刺得張齊納賄事劾戍之邊  
階旣行春芳爲首輔未幾亦歸拱再出扼階不遺餘力  
郡邑有司希拱指爭齟齬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會拱  
復爲居正所傾而罷事乃解萬曆元年階年八十詔遣  
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明年卒贈太師諡文貞階立朝  
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  
失大節階弟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南京刑部侍  
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寶卿孫元春進士亦官  
太常卿元春孫本高官錦衣千戶天啟中拒魏忠賢建



祠奪職崇禎改元以薦起累官左都督諸生念祖國變城破與妻張二妾陸李皆自縊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穆宗居裕邸出閣講讀拱與檢討陳以勤竝爲侍講世宗諱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國中外交疑拱侍裕邸九年啟王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通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兼學士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四十五年拜

文淵閣大學士與郭朴同入閣拱與朴皆階所薦也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劾拱姻親自危且矚階方與拱卻遂劾拱不守直廬移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穆宗卽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階雖爲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朴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以勤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裕邸講階草遺詔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

臣事階悉不從拱議嫌益深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論救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辯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爲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歸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去隆慶元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旣而階亦乞歸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

兼掌吏部事拱乃盡反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  
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上疏極論之曰明倫大典  
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  
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  
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爲未  
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弒父律拱復上疏  
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  
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  
會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  
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命

減戍拱之再出專與階修郤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  
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  
國熙爲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  
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  
行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  
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  
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  
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  
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  
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

他曹他口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竝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書爲黜陟亦不拘人數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衆咸服古田瑤賊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爲巡撫臨行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旣而如其言以廣東有司多貪黷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厲其餘

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經畫皆此類也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之請於朝乞授以官朝議多以爲不可拱與居正力主之遂排衆議請於上而封貢以成事具崇古傳進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惰玩復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帝皆從之遼東奏捷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尋考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

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貞吉專橫益著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任拱初持清操後其門生親串頗以賄聞致物議帝終眷拱不衰也始拱爲祭酒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陳以勤皆去拱爲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大漸召



拱與居正高儀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神宗卽位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雜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驛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旣去保憾未釋復搆王大臣獄欲連及拱已而得寢居家數年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

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久之廷議論拱功贈太師諡文襄廕嗣子務觀爲尚寶丞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南京禮部缺尚書帝憐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不欲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事府侍直如故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卽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嚴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爲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固請

終制不許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竝命階早貴權重春芳訥事之謹至不敢講鈞禮而朴與拱鄉里相得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拱與朴不得與聞大恚兩人遂與階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凌儒等攻不止遂三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諡文簡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無過特以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頽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

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階代嵩首輔傾心  
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閣而  
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  
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去學士五品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  
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  
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高拱以  
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爲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  
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

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殷士儋皆爲所構罷獨居正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初徐階旣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誚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郅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

後事引保爲內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卽位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臺召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竝稱皇太后而徽號有別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竝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

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



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謫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母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誚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削其職御史傅應楨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獄視具橐籥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

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是時太后以帝冲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俺答欵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却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允往撫卽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覈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

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

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  
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  
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  
趙志臯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  
弗聽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  
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  
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  
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  
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  
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

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  
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  
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  
李冰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  
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  
父帝使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  
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  
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  
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  
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卽令居正推居正因推

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迂  
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  
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  
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厨  
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  
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  
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  
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  
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

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瑞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醑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時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

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樽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敕賜白玉帶大紅坐蟒



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帝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

心頗謙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  
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  
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日勵精圖  
治日勤學日敬天日法祖日保民日謹祭祀日崇孝敬  
日端好尚日慎起居日戒遊佚日正宮闈日教儲貳日  
睦宗藩日親賢臣日去奸邪日納諫日理財日守法日  
儆戒日務實日正紀綱日審官日久任日重守令日馭  
近習日待外戚日重農桑日興教化日明賞罰日信詔  
令日謹名分日裁貢獻日慎賞賚日敦節儉日慎刑獄  
日褒功德日屏異端日飭武備日御戎狄其辭多警切

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貴爲官助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竝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

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及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丞以大婚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爲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

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調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豔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

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  
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搆遼庶人憲燁  
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橐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  
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  
遞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  
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傳作舟  
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  
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

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以舜禹  
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尚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啟  
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  
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  
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  
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  
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寃帝令部議復二廕及  
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  
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尚書李日宣等言故

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  
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又安海內殷阜紀綱法  
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  
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敕慰  
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  
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  
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崗永明王用  
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蔭所惡言  
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寶卿以大學士  
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



軍務同敵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敵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

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敵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

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敵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敵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

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既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贊曰徐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爲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爲馮保所逐柴車卽路傾軋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

戒哉

明史卷一百三終



百遮道邀賞鑿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還薦博可屬大事吉囊俺答歲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溫代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己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賜以

爲言事下守臣博爲築金墪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爲之肅清總兵官王繼祖却寇永昌鎮羌叅將蔡勳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毀之帝不聽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尋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博以薊逼京師護畿甸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三十二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馳賜緋矛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明年打來孫復入益昌擊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錄防秋功加太子少保嚴嵩父子招權利諸司爲所撓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

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墨緣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衛圍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二心博厚撫卹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博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圯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荆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跼



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  
功賜敕獎賚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  
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  
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哮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  
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  
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  
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  
改薊遼總督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  
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  
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

眷倚若左右手嘗語閣臣自博入朕每憂邊其語博預  
爲謀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爲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  
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  
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卽首功也帝是之四十二年十  
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  
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  
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  
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  
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躡順義  
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斃及零騎傷殘者報

首功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錄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時方計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竝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蘄昌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

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諡襄毅拱柄國時欲中徐階危禍博造拱力爲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

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歷大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瘞力克嗣封俊民言欸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

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爭不得稅使乃  
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  
保卒官贈少保後叙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焉俊  
給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  
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  
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  
之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入爲刑部右  
侍郎改戶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

以賊敗森坐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爲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南京戶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

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  
運十通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土馬不多於昔在  
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  
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紆  
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  
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  
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  
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  
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三  
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不起森爲考官時



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亦不附爲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人爲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爲其姪鮑恩等八人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錄三人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

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勲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厥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厝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旣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

各監局人匠從之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衛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馬森去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

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己揚一魁  
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  
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  
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母屬內臣忤旨奪  
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  
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  
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昌平平易州俱  
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  
愈眾各鎮芻餉有屯用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  
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

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詔市緜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己言三月非用緜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踰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貓睛祖母綠諸異寶己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己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爲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

中光懋御史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卽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衛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竝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鋐謫亳州判官歷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

軍亂言者請復舊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  
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  
守總兵官專駐吳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  
爲定制淮安大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饟軍被  
詔切讓給事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吏部尚書嚴訥爲  
廷辨始解轉左侍郎還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  
級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奏行慎選授重分  
巡謹刑獄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隆慶元年六月  
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會朝覲天下

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帝謁諸陵詔廷同英國公張溶居守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爲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當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掖門外廷上其狀論戍有差御史齊康爲高拱劾徐階廷言康懷奸黨邪不重懲無以定國是帝爲謫康諭留階拱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撫康疏語復論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納鹽商場四和數千金爲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爲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懼得罪乃



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成詔  
釋爲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  
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  
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  
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萬曆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  
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  
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  
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  
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

特賜存問明年卒諡恭節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投散地爲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諫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決屬守禮一訊卽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牆後稍

得脫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誦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陝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戶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歎

惜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

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也願  
敕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  
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  
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  
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  
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  
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  
天下董其事竝承敕以行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  
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  
乃止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

正劉自強拱所厚亦請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遂論  
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爲刑部尚  
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  
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  
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成給事中趙奮言  
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  
主於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  
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  
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  
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

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撫事宜條列  
官箴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  
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構殺拱守禮力爲解乃免階拱居  
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爲難  
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  
太子太保諡端肅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累  
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爲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

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



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輪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

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  
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  
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  
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  
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  
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  
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  
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譬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

廷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  
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  
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  
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  
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  
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  
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  
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  
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  
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  
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  
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  
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  
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  
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  
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  
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  
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

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會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負經濟之畧者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補苴一時而已况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歿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於亡蓋其壞非朝夕之積矣

明史卷二百十四終